

魏然：引針度線 點「布」成金

汴繡大師魏然「以針當筆，以線替色」，引針度線之間，點「布」成金，一方素帛華麗轉身為美輪美奐的畫卷。三十五年修煉，她由技入道，汴繡作品維妙維肖可堪比照片寫真，委實巧奪天工。作為地地道道的大宋故都開封的子民，她冀望浸淫着大宋文化的千年汴繡重現歷史榮光。三十五年如影隨形，汴繡早已融入她的生命，被她認為是修身養性的「指尖瑜伽」，是「快節奏」下的「慢生活」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童心

當魏然的汴繡作品《觀音》映入記者的眼簾，不禁嘖嘖稱奇。作品裡的觀音神態安詳，膚質細膩紅潤，似若吹彈可破。如此栩栩如生，逼真傳神，簡直超過工筆畫的工巧寫真，直逼攝影技術。



汴繡大師魏然

「要達到面部這樣逼真效果，最細微處用線1/64（一絲劈成六十四縷，用其一縷），以求唯美。但如此細，稍不慎就會斷線。」魏然說，數十種色線，數十遍層層嵌入線縫，方可達到維妙維肖的傳神之感。

魏然透露，製作《觀音》歷時近一千九百個鐘頭。記者聞之不禁愕然。按照一天十二個小時，跨越一百六十天。以殫精竭慮、嘔心瀝血形容這一挑戰體力與耐力的過程，似乎一點不為過。

如此匠心獨運的鴻篇巨製，當之無愧榮膺第五屆（2016）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精品展「巧奪天工金馬獎」的金獎。

這並非是魏然第一次問鼎桂冠。在汴繡大師魏然三十五年的刺繡藝術生涯中，僅僅所獲的國家級金獎多達七八次。而對她來說，內心最關切的是莫過於在新的時代，使這門古老傳統、散發着大宋溫度的汴繡，得以與時俱進，歷久彌新，重現它在歷史上的榮光。

無心插柳 結緣汴繡

唐代詩人王維曾自道「宿世謬詞客，前身應畫師」。魏然與汴繡結緣，或許是命運的安排。初中畢業，一心報考省衛校，卻被調配至開封市教育局與開封市汴繡廠聯辦「汴繡班」的一所職高。母親對此歡欣不已，覺得女孩子家學一門汴繡手藝，既可謀生，亦受用一輩子。

「在這裡，接受了手工刺繡、繪畫、文化課的專業學習，心裡逐漸喜歡上汴繡。」回憶那一段時光，魏然說。

兩年學習結束後，魏然從四十一名學生中脫穎而出，以文化課和專業課雙雙第一的成績，與其他三名同學被錄取到開封汴繡廠手繡工作室。在這裡，她拜識了技精藝湛的前輩，接觸了美輪美奐的汴繡作品，眼界為之大開。

汴繡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北宋時代，一度是



魏然汴繡作品《百駿圖》



魏然汴繡作品《花肥肥》（2017年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展「國匠杯」金獎）



魏然汴繡作品《觀音》（榮膺第五屆（2016）中國傳統工藝美術精品展「巧奪天工金馬獎」金獎）



魏然汴繡作品《向日葵》

皇家刺繡。在魏然看來，汴繡傳承千年，除了承繼北宋文化的底蘊，也與它的雅俗共賞分不開，「它以書畫為底蘊，作品呈現沉穩、大氣、內斂的藝術風格，是具有文人氣質的『書畫繡』藝術」。

隨着北宋的灰飛煙滅，以及歷史上一度度黃河決堤，開封城裡見證北宋國都榮耀的遺蹟寥寥無幾。而這看似最柔的汴繡，卻在時光與歷史的波瀾中，綿延至今。只是，歷史榮光不再。

魏然是地地道道開封城的子民，汴繡的滄桑沉浮，在她的心間激盪起一種歷史使命

感。「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開封人，一個選擇了汴繡作為生命歸宿的人，應該盡自己所能，在汴繡藝術方面有所作為，使汴繡藝術在我這一代不能止步不前。」魏然說。而這理想，無疑拔高了她人生的藝術定位。

崢嶸歲月 矻矻以求

對於初學汴繡者而言，首當其衝的是對心性的炙烤。這似乎是修禪入定，惟有蕩滌心性的躁動，方能在一針又一針的循環往復中，達到物我兩忘之境。而這，只是最初的考驗，通往汴繡大師之路，絕非坦途。

初入繡行，從經驗不足造成結構不準，到技藝不斷修正、完善，這一過程對於魏然而言，最為糾結的是看出破綻，卻因力不從心而無法修繕。正所謂「功夫在詩外」，魏然投入不少時間磨練工筆繪畫技巧。

「有一次，我專門買了一隻小貓來養，繡豹子頭時，捧着貓臉仔細端詳紋理走勢以及毛髮和皮肉之間的關係，以求維妙維肖。」魏然說。

在開封汴繡廠的十一年，魏然虛懷若谷，向汴繡大師程曼萍等眾多前輩學習，跟隨他們製作大題材汴繡作品，掌握了汴繡的大部分針法，技藝與日俱增，達到心手相應、心摹手追。

然而，汴繡廠固於經營，針法使用有限，而一些汴繡針法只限於研究之用，難有用武之地。這與魏然的藝術定位相抵牾，她冀望掌握全面的技藝與針法。急於求知的魏然無奈選擇了離開，成立「魏然刺繡工作室」，以及後來的「魏然古典藝術繡院」，加強對汴繡藝術的探索。

魏然也曾負笈蘇州蘇州鎮蘇州，汲取蘇繡的養分，尤其是「亂針繡」技法，她鑽研了其它繡種的技法，廣採眾長，備精諸體，冶於一爐，自成一派。她的技藝日臻爐火純

青，在經過長久的修道之後，由技入道，出神入化。

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，她一直尋求創新，發掘獨特的汴繡題材，將攝影、抽象寫意作品與刺繡藝術相融合，其作品風格細膩、清新、脫俗，針法靈動活潑、瀟灑，色彩豐富飽滿、明暗對比強烈而柔和，蘊含空間感的立體效果，富有強大的藝術感染力。

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呂存在欣賞過魏然作品《花肥肥》之後，認為作品色彩豐富，色線融合自然灑脫，細節處理細緻、準確而傳神，「繡製水平為業界上乘，可多做此類作品成為中原繡界的『貓王』！」這幅被呂存大師「點讚」的《花肥肥》，2017年在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展「國匠杯」一舉斬獲金獎。

千年汴繡 傳承有序

三十餘年耕耘，魏然在汴繡的藝術世界徜徉。這份堅持和執著，換回了諸多榮譽。她獲得了七八次國家級金獎，作品作為國禮被贈與外國元首。而她自己，從那位十七歲的初入開封汴繡廠的繡女，華麗轉身為汴繡大師。

即使現在聲名鵲起，魏然依然「手不離針」，幾乎每天伏躬身刺繡，只為保持那種競技狀態。「我喜歡一邊聽着音樂或者佛音，一邊刺繡，那種狀態，萬籟俱寂，達到忘我的境界，全身心融入到刺繡中去。」魏然說。

入業的最初，只為學門手藝自謀生路，而如今汴繡已經成為魏然生命的一部分，難捨難分。「越是投入的精力和心力更多，對宋文化了解得更多，越發感覺自己有種不捨、放不下，想要為汴繡傳承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才不白來汴繡藝術門裡走一遭。」魏然說：「我的技藝師承有序，

傳習有徒，覺得承上啟下的責任和擔當，不允許自我放棄。」

離開汴繡廠的二十年間，魏然培養了不少徒弟。工作之餘，她還兼任開封高級技師學院的汴繡班專業課老師。

從初觸汴繡的豆蔻年華，到如今近知天命之年，人生最美的時光給予了汴繡，而汴繡也賜予她優雅的藝術氣質，榮辱不驚的從容淡定。但對她來說，在這個年齡，感覺「時不待我、歲月不饒人」，要堅守藝人的本分，盡可能多出精品，同時培養一些汴繡新秀，使這千年汴繡藝術後繼有人。

「指尖瑜伽」 快節奏下的慢生活

魏然坦露，每一次投入汴繡創作，如同道家閉關修煉，與世隔絕一般，可以獨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。在萬籟俱寂之中，任性靈放逐。

她認為，刺繡和瑜伽二者歷史皆長達千年，它們的契合之處，皆為關於身體、心理以及精神的塑練，皆起源於古代文明，其目的同樣是豐富精神、美化生活，通過習練改善身體和心性，「在陶冶身心性靈上，刺繡與瑜伽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刺繡可以說是『指尖瑜伽』」。

魏然說：「瑜伽是通過練習，挑戰身體姿態和柔韌的極致，而刺繡是心手相通的配合，是藝者透過指尖日復一日的錘煉，達到更高難度的藝術表現和精神表達，這也是不斷突破自我極限的執著。」

尤其在當下「快節奏」的社會，刺繡與瑜伽一樣，可以使人們修煉身心，淨化精神，體會慢生活的曼妙。

記者手記

秋拍來了！首個傳媒午宴有感

時值90年代既已成立的內地拍賣公司中國嘉德來港落地整整5周年，將於10月2日開槌，不僅時間調整到接鐘富貴比，且此一季的拍賣，是這間內地拍賣行首度移師香港會展中心，相較以往歷次拍賣地點均選擇在酒店，今次的場租已經說明了這次拍賣嘉德的決心。甫於上週舉辦的拍前傳媒發佈午宴，各部門專家對於重點拍品介紹的時間，較之以往亦是大大加長，無論是證件力度，還是拍品數量、結構構佈，均出現不小調整，此種景象不僅是來港5周年的嘉德為自己慶生打造的拍場舞台，當中亦可見到，內地拍賣出境來港，對於國際市場的理解與適應。

少勵家族舊藏現拍場

現代藝術部分，專家部門人事調整，與因應市場的規劃調整，讓這一次的拍場現代藝術選件佈局發生變化，好像對於旅法華人藝術家的力度微遜，台灣早期藝術家的介紹，都可以見到，作為內地拍賣公司的國際化轉型。

但是，相對於兩間外國拍賣公司，在現當代的宏偉佈局和任性出新，嘉德仍舊依托自身優勢，在理性區間內，作出適度調整，和盛產「天價」的保利相比，融入香港的態度還是更顯誠懇，當代板塊就是很好的說明，最近幾季除了日本當代藝術的逐漸加入，本港畫家亦有現身，對於耕耘已久的中國當代，也在推介角度和方法，以及價格上進行一定的調整。

這一季，「少勵畫廊藏中國當代藝術專場」，可以說是當代板塊最值得觀看的專

題拍賣，全場近50件拍品，名單涵蓋曾梵志、劉焯、岳敏君、郭晉、張曉剛、劉小東等市場熟悉的早期中國當代畫家，也有當年少勵畫廊挖掘培養出來的前鋒藝術家：潘德海、張林海、魏東、楊勁松、蔡磊，近年中國當代藝術市場持續波動，此背景下，少勵的專場在嘉德的操作下還是傳遞出了別樣的意味。

1993年，整個中國藝術界還對「畫廊」一詞頗為陌生的時候，文少勵一手創辦的香港「少勵」畫廊以「專注挖掘並推廣中國當代藝術」為旨走入大眾視野，少勵畫廊將當時的一眾中國當代藝術家帶到國際的平台上，曾梵志、張曉剛、岳敏君，在彼時不被他人看好的情況下，一直獲得來自文少勵的經濟支持，同時少勵，也自然成為了西方最初參與到中國藝術收藏的重要通道。

「這次能獲得少勵這批早期中國當代藝術繪畫的委託非常難得，因為文少勵先生本人可以說是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節點人物。」二十世紀及當代部經理李滄滄解釋說，其實當初接到的是一整批少勵藏作委託，而針對這批畫作專家部門決定分作兩個部分進行處理，「我們選取的一部分放在香港拍，另外的部分，會放到11月的北京嘉德拍場上。這次香港的拍賣裡，主要是少勵畫廊1997年舉辦的標誌性展覽『8+8-1』中所推薦之全數重要藝術家，好像曾梵志、劉焯、岳敏君、張曉剛、劉小東這些人，都選取的是上世紀90年代他們早期的經典。」她又指，這批作品的媒介不止於架上，更涉及到了雕塑和裝置、版畫，

「這樣也是給大家提供出了一個更加多元的視角，去理解這一批畫家。」

「香港上拍拍的選擇上，我們也考慮到了香港人居家空間的特點，這一批都是比較小的作品。」嘉德來港的5年，本地藏家群一直是嘉德特別注重耕耘的對象，不過李滄滄也指出，雖然選作尺幅不大，但由於都是少勵畫廊當年經營過的，所以能更多折射出畫家技術或者思想探索的脈絡和痕跡，「畫面的細節都很豐富。」

價格方面，嘉德給出了較低的估價區間，以此鼓勵更多買家的參與積極性。「對於外界關於中國當代藝術市場評論的聲音，我不認為全然客觀，好像之前一直有人說見底了，到現在也沒有被市場驗證，藝術品的價值還是在於本身，尤其是一件作品，藝術家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和重要性。」

本地藝術家走進二級市場

香港雖是藝術品交易的自由跑馬場，但是本土藝術一直處於市場榮景之外的陰暗之處，本地藝術家，更是當代藝術舞臺關注之外的主場客席人，由二級市場標價價值的當代藝術，在香港的藝術展覽場中，仍舊是由日本、韓國、中國內地描繪着亞洲的藝術版圖，不過這一季，本地油畫家吳松的四隻「酒瓶」，卻在拍場燈光下為本土藝術佔了一席。吳松以「酒瓶」系列畫作成名，

其實說他是本港畫家更加適切，因為在20幾年的繪畫探索裡，他幾乎都是在蘭桂坊的香港夜色中找尋靈感，波希米亞式生活的印象，讓他逐步離開對於人物、桌子等其他形象的描繪，專注於對「酒瓶」自身的形式探討，有藝術評論人曾經說吳氏的線條與色塊，都醞釀着一種深深的「在地」文化意識。

即使其畫作在拍賣市場上已用七位數字標注，畫家吳松對酒瓶的形式追求依舊不倦，此前在上環畫廊的吳松個展時採訪吳氏問其創作狀態，他說有時一幅作品會耗掉兩年才能完成，「比如瓶身上的一個色塊，可能我會不斷的修改，直到滿意」，所以他說對於瓶子永遠畫不「膩」。

「吳松雖然來自內地，但是他是獨立於內地畫家主流之外的，能進入二級市場，是因為他與其他香港藝術家相比，繪畫風格具有很強的個人獨特性，而且他的功底扎實，這是本地藝術家普遍欠缺的，一種作品的力量。」李滄滄同時指出，香港藝術家地位的缺失，不僅僅是市場耕耘的問題，這次吳松上拍，亦是與嘉德的淵源，

「他基本所有的成交紀錄都是在嘉德出來的，不是每年都有，但是有穩定的增長。」文：張夢薇



劉野1998年作《方格子的構圖》

拍前預展時間：9月30-10月1日
地點：香港會展中心

三十世紀及當代部經理李滄滄介紹朝戈1994年畫作《桌前人物》



放大鏡

吳松《瓶子·174》

本次上拍的作品《瓶子·174》為吳氏近期畫作，曾於「對話日本當代藝術展」中作為中國藝術家代表參展，《瓶子·174》中，四個形態相近的高大瓶子並立而置，大筆揮灑而就的黑色瓶身，塑造出器物堅硬的肌理感，藝術家習慣性的留下反覆修改、塗抹的痕跡，有意的打破加在瓶身之上的僵硬的概念。四個瓶身下端好似連為一體，上端又各自獨立，形體的朦朧感與堅實斑駁的油彩肌理形成對比，在率性中作出婉轉的表達。



吳松畫作《瓶子·174》